



書評

Archaeology in Sarawak. By Cheng Te-k'un. (Heffer, Cambridge/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, 1969.)
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我從北歐飛到倫敦，鄭德坤教授撥冗招待，一見面我就毫不客氣索閱他的近著砂勝越考古。那時此書尚在印刷中，蒙他把初校稿相贈。復活節日，我從倫敦趁巨型美機西飛紐約，在三萬九千尺的高空上，身如浮雲，我很舒適地披閱本書，一氣讀完，當我把書本裝進旅行袋時，飛機已經在肯尼地機場降落了。

歷史，尤其是先史，本來極其枯燥，但由德坤教授的生花之筆寫來，從先史到近代史，涉及無數古物，中外文獻，如數家珍，如指諸掌，使人如嚼諫果。有時我掩卷靜思，彷彿一九五六年間，我和哈里遜在山都望的高崗上，正襟危坐，北望中國海、閩山粵嶺，隱約可望；聽哈里遜手指口述，描盡唐、宋年間山都望港，和南中國貿易的繁盛。那時哈里遜的考古隊，已經在那裏揮動鋤頭了。本書對山都望海港當日的面貌，在字裏行間，活現出來。此時此地，已經湮沒而且籠罩在熱帶森林之下，靜靜的古晉河，盤紆屈曲，從此入海。「七洲洋上潮嗚咽，不見風帆五百年」，要不是考古學家去替它發掘出來，更有何人來此憑弔！

本書計分四章：第一章砂勝越簡史，第二章砂勝越考古工作概況，第三章山都望遺址的發掘，第四章山都望海港，附圖十二幀。

首章裏作者博採中外文獻，對砂勝越的歷史作簡要的敘述，說明了這地區的歷史背景和地理景觀。

砂勝越的考古工作，是由砂勝越博物院院長哈里遜 (Tom Harrisson) 主持，分做兩個集中點進行，一個是在第四區(省)東北邊境的蘇比斯山 (Subis) 的尼亞洞羣 (Niah Caves) 進行，另一個是在砂勝越河入海兩岸的三角洲上進行。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，分別報導和說明這兩方面發掘的情況和收穫。



(一) 尼亞洞羣的發掘

尼亞洞羣調查過的，大小有三十幾個，最大的，洞內面積二十七英畝，洞口廣八百尺，高二百尺，光線可以透進洞內六百尺處。這些深山裏的洞穴，四五萬年來，留下極其豐富的人類活動遺迹。尼亞洞羣的發掘，是以這個大洞為中心，發掘工作的溝渠縱橫，合計面積約一英畝，最深的挖到一百四十四英寸，古代的遺物，從地面往下到一百英寸深處，還可找到。其遺物堆積的深厚，和年代的悠久，當可想像。從遺物看古代文化的演進，作者根據發掘報告和研究，把它分為五期：

第一、舊石器時代 以劈擊石器為代表。

第二、中石器時代 以較細緻的石片及鋒芒磨製的石器為主，表現舊石器演進至新石器過渡的技術。

第三、新石器時代 這個時代又分為前後兩期。前期的石器，以磨製圓形的石斧為主。後期的居民全都是蒙古種的民族，和前期的矮小黑種民族有別，他們用的石器是磨製的方形石磚。明史婆羅傳提到「黑小廝」。

第四、銅器時代 遺物以石器、陶、飾珠及若干殘缺的銅器為主。

第五、鐵器時代 遺物有木、石、骨、牙的雕刻，玻璃、瑪瑙的珠子，銅鐵具、金製飾物和中國唐、宋陶瓷及銅錢。

尼亞洞羣的遺迹和遺物，反映了一系列的古代文化。在砂勝越博物院的工作研究室裏，哈里遜和他的助手，努力地尋求這些遺物所代表的文化的來龍去脈。作者被邀請蒞臨古晉踏勘研討，尋求解答。當他回到新加坡之後，南洋學會同人，急急忙忙請他作專題演講。相信向他請益的人，一定不少。那末這本書的寫作，正和嶺外代答的動機一樣，而且是在百忙中完成的。

作者對南洋學會所作的「砂勝越考古觀感」演辭裏，關於尼亞洞羣的發掘，特別提出五個場所，根據砂州博物院的說明，叫：骨骼洞、壁畫洞、殺人洞、燒焦洞和上述的大洞。

骨骼洞的一個特徵，是瓷罐裝白骨，放置山巖石縫之中。類似福建流行的一種「重葬」制度，稱為「封金」。

壁畫洞洞裏的牆壁及頂上，有些完整的壁畫，表現人羣各種的活動。最顯著的，是

些大小船隻，船上有人。洞裏的地面及地下，掘出了一些小木船，牆壁石縫裏，也有些墓葬。作者認為砂勝越的「船棺葬」風俗是和大陸的廣西、貴州、四川、古代的越南的「船葬」和「懸崖棺葬」同一個系統。趙汝适諸蕃志卷上渤泥國條說：

喪葬有棺斂，以竹爲櫬，載棄山中，二月始耕則祀之，凡七年則不復祀矣。

這是當時目擊者的記述，把田野收穫和文獻記載相與比觀，我們可以看出一幅更完整的畫面。

殺人洞地下的堆積，可分為上下兩層。下層是石器時代，上層是近古時代的遺跡。入土不深，便發現成堆的人骨，支離破碎。一架骨骼，胸部還插着一把鐵鏢。雜亂情形，充分證明洞裏居民，被敵人暗算。本書這段描畫得細微入緻。同時指出這個區，在鐵器時代，外族的侵入相當繁劇，種族間無法和平共處，因此造成兇暴的殘殺。我們參攷諸蕃志卷上蘇吉丹條原註有：

賊國：丹重布囉、琶離、孫他、故論是也。

丹重布囉一作丹戎武囉，爪哇稱婆羅洲為 Tanjongpura，其人據南婆羅洲，以劫掠為生，危害商販，至有「賊國」之稱。他們的行為，據趙汝适轉記當時海客的口述，多麼可怕！

(蘇吉丹) 番官勇猛與東邊賊國為姻，彼以省親為名，番舶多遭劫掠之患，甚至俘人，以為奇貨，每人換金二両或三両，以此商貨遂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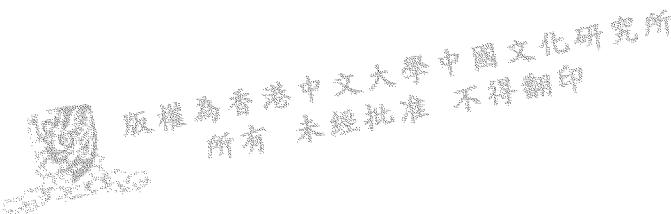
丹重布囉便是賊國中最兇悍的一個，他們用詭計來暗算對方，殺人洞所發生的恐怖事件，其主角和內容，雖然目前已無法攷證，但文獻和實物都一一反映出來。

燒焦洞是山崖上的一個居住洞穴，據發掘者的意見，洞中遺物，有唐朝的出品。

大洞遺物，堆積深厚，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，各個層位所代表的文化及其演進的跡象，都很顯著，前面已經要地提及。

(二) 山都望遺址的發掘

山都望三角洲據砂勝越河口，考古隊員在兩岸發掘了六個遺址。北岸三角洲上有三個遺址分佈在山都望南面山坡上，高地是武吉馬拉 (Bukit Maras)，其下右邊是望基三 (Mongkisam)，左邊是雙溪查王 (Sungei Jaong)。這三個地點，毗鄰相接，是古代一個通商口岸。三角洲對岸，另有個遺址，叫雙溪武兒 (Sungei Buah)，地面及地



下佈滿着鐵苗和鐵渣，是個古代冶鐵工業區。西面朝海的峽坡上，有兩個葬地。南面是丹戎古堡（Tanjong Kubor），北面是丹戎直谷（Tanjong Tegok）。

工作隊在這個地域挖掘了一千多條壕溝，并且在重要遺址上作廣泛平面的發掘。從一九四八年開始，哈里遜便在進行普查，經過十幾年的發掘所得，遺物編號，已超過一百萬。其工作範圍的廣大，所得材料的豐富，令人讚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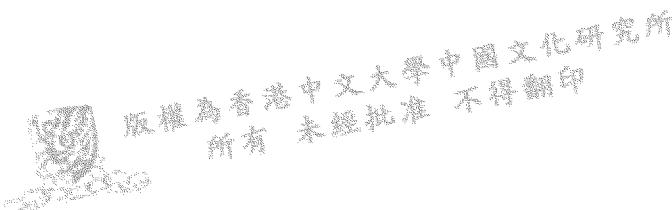
三角洲的六個遺址，本書作者曾親臨攷察，并就各種遺物的性質加以研究，來說明它的涵義。根據他的說明：

- 一、雙溪查王遺址，是古代一個人口集中的通商口岸。從出土的遺物證明它是唐、宋時代的遺址。
- 二、望基三遺址，所得遺物以中國陶、瓷為大宗，都是唐、宋日用器皿，來自中國南北各大名窯。此外還發現了灰塔的遺跡，基址埋有玻璃、寶石及金屬的壓勝品。諸蕃志渤海國條說：「佛無他像，茅舍數層，規制如塔，下置小龕，罩珠二顆，是謂聖佛。土人云：二珠其初猶小，今漸大如拇指矣。遇佛節，其王親供花菓者三日，國中男女皆至。」這個記載和遺迹的實況，完全吻合。
- 三、武吉馬拉遺址，是古代居住區的一部分，發現了一尊小佛像，及一塊石磚，平面浮雕作大象及蓮花圖案，證明印度教及佛教的流行。
- 四、雙溪武兒遺址，這裏鐵苗鐵渣的堆積，廣約半英里，深至七英尺，是唐、宋時代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冶鐵工業區。
- 五、丹戎古堡葬地，這一帶的墓葬，是唐、宋遺跡。遺物中有一枚開元通寶的銅錢。
- 六、丹戎直谷葬地，這裏的遺物，以唐、宋陶瓷為大宗。

作者對山都望遺址有很重要的解說。他指出山都望前期是通商貿易時期，約當第七至十一世紀，唐至北宋時代。和尼亞洞羣第五期鐵器時代同時，洞裏遺留的中國瓷器和鶴頂紅等土宜更和中國史乘的記載相印證。沈瑩臨海水土志有一段關於原始民族生活的描寫：

夷洲在臨海東南，去郡二千里，土地無霜雪，草木不死，四面是山。……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床，略不相避。地有銅鐵，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。摩(磨)礪青石，以作弓矢。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，歷月餘乃啖食之，以為上肴也。

原始社羣和歷史人並存，一直到今日還是如此。



(三) 山都望海港

最後一章也就是本書菁華所在，作者處處提出卓見，來解答山都望海港的興衰和中國的關係。他說：「山都望遺址的發現，卻給我們帶來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。第一、中國人爲甚麼跑到這兒來建立冶鐵工業？第二、山都望的發掘始終沒有發現過明時代的遺物，這繁盛的商埠，爲甚麼不繼續發展到明、清兩代呢？」

第一個答案：在十七世紀以前，中國是世界用鐵最多的國家。唐、宋搜求銅鐵，由閩、粵伸張到南洋。山都望天然鐵產甚富，商人就地取材，冶鐵工業的發達，正可以與南中國海北岸的泉州遙遙相望。山都望成爲近古時代南洋重要海港之一，前後經過了六七百年。

第二個答案：元廷徵用沿海所有海船，編成艦隊，滿載兵馬糧秣，出海遠征，不幸日本一役，天不作美，中途忽遇颶風，浩浩蕩蕩的十萬大軍，只剩下三人回來。沿海多數的壯丁，同他們船艦，同時消滅。海外貿易，出洋冶鐵，祇好放棄了。山都望因此一蹶不振，蕭條下去，元末明初雖有人出海經營，卻不到山都望去了。

本書的結論，是攷古學的發掘研究結果，充分證明砂勝越的開發，和中國南下的華人，始終結有不了緣。據它的文化遺跡，從遠古石器時代，直到今日的經濟建設和發展，華人盡了最大的努力。他們無政治的後盾，無攫奪領土的野心，過去和現在這樣，將來也是這樣，永遠這樣。但事耕耘，不問收穫，這就是海外華人的本質。

本文對德坤教授在南洋學會的演講「砂勝越攷古觀感」，多所摭採，謹此附記，未敢掠美。

陳育崧

Rizal, 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Martyr. By Austin Coates.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8. xxxii, 378. H.K. \$ 50.)

菲律賓民族主義者與烈士——黎剝（*Rizal, 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Martyr*）一書作者乃英人奧士汀·谷斯（Austin Coates），其人閱歷頗豐，曾任英東南亞海外殖民地高級官員十餘年，1946—1956年在香港歷任助理輔政司及裁判司；1957年在沙勝越任華